



不效

齋

明崇禎十七年計氏枕戈堂原刻本
光緒五年曾張氏樹滋堂重裝

計六奇先生不共書一冊

著于崇禎十七年



此書為勝國遺臣所著故稱明太祖曰
高皇帝且於列宗洪武等處均抬頭於我
朝則曰奴酋曰虜騎曰胡馬近見先生
改亭集中各論已刪節不全忌諱
字亦多改易非真面目矣文集舊
刻本已希如星鳳況此明刻印本更
不易得安得不竊而臧之恐盒記



不共書小引

讀計子不共書。雖若先為東南

半壁計。而于四瀆已舉其全。于

九州且及其五。蓋上下二千年。

縱橫一萬里。和盤打算始末。為

此四卷之書。非志在偏安者所



得聞也。古今人爭慕洛陽慷慨
之風。然就賈生之言。亦仍有曰
不習爲吏。視已成事故。凡少年
而具老成之識者。必不肯輕於
持論。計子此書類皆引前鑑。後
於以叅畫時局。絕無一駕虛鑿。

空語。且每設爲三策。又輒僅取
其中。此其計慮尤深遠矣。不獨
工于揣摩。精于考証已也。年纔
弱冠。遂能貫通若此。則鄙夫雖
復厚慙仲淹。不敢奏太平十二
策。而計子已堪爲房杜李魏何。

不能若謀多功大幼爲奇童終
爲名相之鄴侯乎大唐中興頌
如次山者可執筆以待矣

崇禎甲申歲秋分後三日爛谿

老民周永年書

不共書自述



不共書者何浙西草莽臣計東約其壬午以來所
輯之籌南書而更其名也書作于壬午之十月時
值賊氛突踞楚洛間竊憂金陵上流失險外甸單
露乃取天下形勢要書自唐之括地迄明之一統
反覆究論輯書幾十萬言質之當世大人先生咸
曰可嗣將付之剞氏矣粹聞
國變痛涕焚書身且不知所竟遑及夫著作之事

繼聞

新正正極一本

高皇帝之舊跡。私念向爲金陵作籌南書者。竟爲杞人先見。乃復取其書而約其言。變其旨。更其名。一與宋呂祉所作東南防守利便書爲敵。蓋今日形勢。絕非南宋紹興時之跡。而今日建都之勝。亦非南宋所得儷美。乃讀五月以來當事奏議。率皆本于呂祉之書。則其謬甚矣。朕成書之日。蜀尚安枕也。

而窃窃狀憂之。以爲蜀必不保。猛作第四卷書。質之邑中老成。皆謂孺子可與言。不意不兩月而夔渝告陷。賜不幸而言中。尚忍以此書告天下。令天下疑爲事後之言哉。乃稿偶留水西寺。若虛上人處。意欲乞其再錄一副。帙留篋中耳。不意竟慨朕爲蕩其鉢中之資。一旦刻成而寄予。正其訛字。私心快之。遂不得不正之。同人然豈作書之本懷哉。抑豈有獻書之妄念哉。夫譚形勢。至粗也。朕隆中

人草廬數語。不過瞭形勢于掌上。則此書之或効一得。未可知也。或曰。何不談兵食。何不講心術。則天言言之者多矣。臣又何言。時崇禎十七年十一月。記于枕戈草堂。

不共書

目次

不共書

第一卷

先固東南要害摠論

應天根本論

第二卷

兩淮門戶論

第三卷

全楚形勢論

不共書目次

虎民堂



第四卷

四川要害論

崇禎甲申六月二十八日嘉興計東著不共書成

光緒七年據為七讀於駐南橋為以日故說字并校以紅圈之句讀
教示

不共書

第一卷

光緒五年十月初九日

元學江標讀過

崇禎甲申六月浙西草莽臣計

東著

先固東南要害總論

取今日之大勢大時會觀之而熟計之然後可以
決他日之大機復前人之大業如我
太祖高皇帝定天下之略其形勢要害根本次第必
先審定宸衷有緩一着不得躁一着不得者即降
而言偏安割據之局如古魯肅諸葛亮之徒亦必

太

有斷然數語于戰守要害立國形勢一望而定之
使其君奉以爲準的蓋誇之不可縮之不可前一
寸不可却一寸不可寧使聽者無新奇之喜言者
受拘儒之譏而策一定于今日事必盡于後圖夫
是是古人之大略也爲今日之報仇滅賊恢復區
宇之大略何從乎言之可涕而使行之者得以次
第成功計惟有緩兵西北而且厚集其力於東南
矣夫東南者東盡於淮西盡于漢中盡于江取天

地四瀆之三以爲界也宋李綱之言曰起西北則
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東南則不足以窺中原
而有西北漢世祖唐肅宗晉元帝之局彰彰史冊
若是則并力東南而緩師西北將不願其君之爲
漢世祖唐肅宗而願其君爲晉元帝宋康王乎將
昌平之
十二陵何託乎
太祖高皇帝尺尺寸寸之土地何託乎

列宗以及我

先皇帝增賦給餉死守弗去之封疆忍置之不念乎

然○臣○據○今○日○之○大○勢○大○時○而○熟○計○之○則○非○李○綱○之

說○也○蓋○固○東○南○然○後○可○以○進○中○原○而○有○西○北○圖○西

北○則○并○不○足○以○保○東○南○而○何○有○于○中○原○自○來○立○國

于○東○南○而○不○能○復○中○原○西○北○者○若○劉○宋○蕭○梁○之○輩

固○無○足○言○若○晉○元○帝○宋○康○王○則○其○初○寔○未○有○西○北

中○原○之○志○者○也○焉○得○歸○形○勢○之○咎○于○東○南○若○果○肯

太

先○固○東○南○以○為○進○取○之○局○則○為○我

祖○高○皇○帝○之○定○鼎○金○陵○十○六○年○然○後○出○師○伐○北○矣

晉○有○一○祖○逃○而○不○能○用○有○一○王○敦○而○不○能○殺○內○難

日○尋○何○暇○外○事○且○謝○安○乘○淝○水○大○捷○之○外○而○終○身

不○渡○河○一○步○則○素○無○西○北○於○胸○中○寧○有○拱○手○而○取

天○下○者○哉○若○宋○高○之○溺○任○奸○輔○自○墮○干○城○忘○親○事

仇○宴○樂○終○世○則○其○老○死○臨○安○已○為○萬○幸○豈○可○尚○言

西○北○哉○如○我

太祖起于淮西將蕩滌胡氛則當引兵北向而反南
渡江者以西北險固中原足食未可遽與爭鋒而
以淮甸之兵取江南則易也既據金陵十六年截
淮而取之則東南之財賦分毫不得入北而元人
坐困故一旦北討而有取無戰昔人言曰
太祖之渡江而南也以強取弱及其渡河而北也以
飽取飢今請以今日之土地當
武戊申時之土地取東南之財力守淮楚之要衝

亦如
太祖之厲精十六年則兵力厚集士飽氣盈以之渡
河雪恥尚何往而不定耶而所為固守東南之策
則其言無一新奇可喜但總攬曩人之建鼎江南
者鑑戒其敗酌取其善其國則斷自春秋之楚子
以迄元末之僞吳僞漢其臣則斷自孫吳之瑜肅
以迄宋末之真德秀文天祥凡其條議扼守之地
形要害莫不具載以察往而知來隨事有議集凡

卷一
四

三卷統而論之。則孫吳東晉劉宋齊梁陳南唐南
宋所守之衝要。當以劉宋爲上。蕭齊南宋次之。東
晉梁又次之。吳陳與南唐爲最下。以劉宋能西以
襄陽南鄭爲重鎮。東以彭城今徐州歷城今濟州東陽
州今廬州爲重鎮。中以垂瓠今蔡州爲重鎮。則其勢幾跨
中原而感西北矣。故曰劉宋爲上。若南宋雖無劉
宋山東之地。而劉韓血戰兩淮。岳孟虎踞襄陽。兩
吳死守巴蜀。使非奸輔數壞。乃事則一伸足而取。

中原矣。蕭齊雖淮北之地。所得絕少。然當其全盛
時。西以南鄭樊城襄陽爲重鎮。東以壽春淮陰角
城今泗州漣水今泗州朐山今海州爲重鎮。中以義陽今信陽
陽爲重鎮。其勢亦能北瞰中原。故曰南宋蕭齊次
之。東晉西失蜀于成。李東失徐于劉。石祖逃死而
北境益感。僅以合肥淮陽壽陽泗州角城爲東方
之重鎮。上明今松滋江陵夏口武昌爲西方之重鎮。
而蕭梁亦僅西以雍州今襄陽下澧戍今隨州夏口爲

重鎮中以白狗堆州今蔡碇石城州今穎為重鎮東以

合肥鍾離今鳳陽淮陰胸山為重鎮則益縮而南矣

故曰又次若孫吳東失廣陵西失襄陽于魏又瑜

肅相繼早世不得遂其入蜀之謀左右牽掣形格

勢禁故忤蜀必臣魏忤魏必和蜀終西以建平今歸

州西陵今夷陵樂都今滋松巴丘今岳為藩扞東以皖

城今舒濡須塢州今和牛渚圻今太平邾城今黃為藩

扞日夜競競苟活四世則以徹淮東之藩籬而建

康單露失襄陽之屏蔽而上流空虛也若陳之曲

意經略淮北而旋得旋失兩淮之地盡入于周至

以長江為界一旦韓賀渡江無復可阻雖上流守

狼尾公安荆門安蜀亦無及矣南唐未失江北之

前與既失不甚遠以馬高之據上流也故曰吳陳

與南唐為最下然則曠觀乎七國之史冊其要害

分戍豈不彰然顯白哉今當事者謀立國之形勢

謀戰守之要地將為劉宋耶將為南宋耶將為蕭

齊梁東晉耶○兵法所云地有所必爭○城有所必守○當夙夜以爲表裏首尾之勢○臣嘗西起漢源東盡淮海中盡長江得所謂極衝凡幾次衝凡幾據圖熟計以爲建康計者當設三輔五鎮五鎮之說宋張浚真德秀文天祥等亦約略言之○若三輔則近亦有言者而臣以爲當以儀真爲一輔○和州爲一輔○安慶爲一輔○此真建康肘腋間之要害○可備非常○援倉卒宜倣古漢馮翊扶風京兆之制○擇文臣

之久習兵事者各輔練土著一萬以守之○何謂五鎮○曰頃史閣部所謂立四鎮○皆偏重于淮甸而不詳及上流于兩淮○設鎮太密于上流之要害○太疎○臣統覽東南之全局○謂當以淮東爲一鎮○淮西爲一鎮○荊州爲一鎮○襄陽爲一鎮○成都爲一鎮○每鎮須強兵三萬人○統支郡之所有○約每鎮五萬人○則多寡得中○戰守綽綽○吳紀涉之言曰○自西陵至江都五千七百里○疆界雖遠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

數○四○此○猶○未○及○蜀○爾○豈○知○江○南○所○恃○以○爲○固○者○長○
江○而○四○川○爲○長○江○根○本○凡○北○人○之○并○南○者○大○約○先○
得○四○川○故○曰○當○以○成○都○爲○一○鎮○毋○謂○其○不○切○于○建○
康○也○若○淮○東○則○當○建○閫○于○淮○安○而○以○徐○揚○之○兵○翼○
其○前○後○淮○西○則○當○建○閫○于○鳳○陽○而○以○廬○州○壽○滁○之○
兵○壯○其○腹○背○全○楚○則○當○以○九○江○武○昌○岳○州○漢○陽○之○
兵○力○統○于○荆○州○而○建○閫○于○江○陵○西○則○當○以○承○天○鄖○
陽○蘄○黃○之○兵○力○統○于○襄○陽○而○建○閫○于○樊○城○五○鎮○旣

立○則○首○尾○連○絡○勢○如○常○山○之○蛇○而○旣○設○三○輔○則○建○
康○有○磐○石○之○固○所○謂○分○戍○要○害○其○全○局○已○如○此○況○
兵○以○衛○民○而○川○浙○吳○楚○之○兵○爲○天○下○勁○兵○處○食○以○
養○兵○而○東○南○財○賦○自○唐○宋○以○來○無○不○倍○出○于○西○北○
昔○項○籍○以○江○東○子○弟○橫○行○而○西○李○陵○以○荆○楚○勁○卒○
鬪○深○塞○北○及○我○
明○威○繼○光○必○須○以○義○烏○三○千○人○立○威○薊○鎮○頃○遼○事○
始○壞○而○四○川○石○砮○司○秦○良○玉○以○一○婦○人○將○三○千○卒○

斬奴兵萬餘。至奴酋下募川兵一人首賞千金。則南兵之強可見也。東南財賦之饒見諸全史者自唐肅宗始。至汴宋而三倍其數。至南宋而加增幾十倍。故章潢統論南北而曰。但當北人之畏南。不當南人之畏北。大儒之言確不可朽。但兵食之出。既在東南。則東南之命懸諸要害。懸諸守要害者。然頃逆獻南犯江楚之名城重鎮。皆先空國以待賊于千里外。豈兵之臂皆折而腹皆枵者耶。今勢

已至此。萬不得以寬厚從事。上自鎮撫。下及有司。凡有信地之責者。須以三科相約。曰。能戰則戰。不能戰則守。不能守則死。有自外于三科之外者。殺無赦。籍其家流其孥。有死戰以守如劉錡之于順昌。韓世忠之于儀真者。爵上公。有死守不下如臧質之于盱眙。昌義之之于鍾離。能固守于四十日之外者。爵侯伯。萬不幸而城陷被執。能如劉思忠之甘爲南鬼。不甘爲北臣者。亦議贈恤。如是則威

上者五年平縱橫一
福自切中大局其命
慎不以其人推托事
以守之至道也
亡以此耳

此後後西多言於
亦不以此勢

法行而守者之心固守者之才出矣如是十年先
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而兵食厚集氣自百倍
然後以荆襄成都之甲渡漢水而直取關中以兩
淮三輔之甲渡河直取宛洛何賊不滅何仇不報
故曰固東南然後可以據中原而有西北也然苟
兵無十年之教訓食無十年之生聚西北未固遽
欲經略中原無乃使庾亮殷浩褚裒王玄謨輩笑
人乘後車哉

海為東南不可失以財賦盡出于東南也其論自揚州之
益此水利不與別東南日不可少也然與西水水利

應天根本論

粵自蜀江東下黃河南注而天下大勢始分南北
南北之險全恃江河故自昔中原無事則都河之
南中原多難則都江之南然河南之都凡四而江
南之都一建康已耳然建康者江之下流也據上
流則可順流而逼下處下流則安能遡流而制上
故自昔立國建康者時有悍將逆藩握重兵而輕
下流遂有直逼建康之事則郊圻守禦之法不可

不密而京營之卒不可不宿練以爲根本堅深之計也。夫古今之論不一。譽建康者曰：中華三大幹。南幹之龍在建康。廖氏經云：建康形勝洛陽同。蘇伯衡曰：金陵地脉自東南遡長江而西其止也。蜿蜒磅礴。旣翕復張。中脊而下降爲平行。所謂土中。于是乎在。又曰：西爲雞籠覆舟諸山。又西爲石頭城。而鍾山峙其東。大江迴抱秦淮。玄武湖映帶左右。兩淮諸山合脊內向。若委玉帛而朝焉。張竑諸

葛亮以爲真帝王之都。良是也。朱熹亦曰：東南建都必要建康。以建康正諸方水道所湊。一望則諸要會地都在目前。劉基亦謂襟帶長江勢甚險固。毀建康者曰：三幹之中中幹最尊。北幹次南幹。又次揚筠松曰：東晉都之得一百五年。降及宋齊梁陳合四代凡一百七十一年。緣形勝雖優而垣氣多泄。兩淮龍氣大盡。而地勢卑下。故歷年不永。鄭曉今言中曰：南京城非復六朝之舊。不過自楊

行密所築者。益拓而東。盡鍾山之隈。視江流爲曲折。以故廣袤不相稱。似非體國經野辨方正位之意。且江流去而不留。山形散而不聚。大內又迫東城。偏陂卑窪。太子太孫宜皆不祿。似非帝王都毀之譽。之如左。要皆地理家言。不足與語形勢之雄深。進退之便固也。然若石城虎踞。鍾阜龍蟠。長江天塹。金陵王氣等語。童子言之熟矣。又若建康爲東南都會。控帶荆揚。引輸江河。咫尺淮甸。應接梁

宋山川雄盛。食貨富饒。足以供六師而容萬乘。老生言之熟矣。臣今日非作金陵頌也。臣之所以言者。以爲旣建都內地。則恃屏蔽于外。甸旣端拱下流。則藉形勢于上游。一旦變起非常。事在倉卒。外甸上流之備。不相爲應。恒有歛勁兵于近郊。壁京城而一戰者。脫有如孫恩之至新洲。盧循之泊蔡州。蘇峻之據蔣山。侯景之逼臺城者。臨時何以禦之。臣常縱稽史冊。知建康四面東至鎮江。北至儀

真六合西至和州西南至太平州方百里內有敵之所必攻與我之所必守者曰白下曰蔣山曰龍尾曰覆舟曰北郊壇曰藥園曰幕府山曰西陵曰白土岡曰土山曰羅落橋曰江乘曰竹里曰直瀆曰四望磯曰新州曰白石曰石頭曰查浦曰新亭曰板橋曰牛渚曰采石曰張公洲曰蔡州曰茄子洲曰倪塘曰三山曰列山凡數十處揆之于今未必盡爲要害盡當戍守然寇一出揚州六合由京

口以逼京城則所備者急在白下蔣山覆舟白土岡幕府山江乘等處若寇一自上流渡和州而來則所備者急在石頭查浦新亭牛渚慈湖采石等處若寇一以舟師浮江而下則所備應在直瀆新洲四望磯白石張公洲蔡州茄子洲三山列山等處此皆備之六朝載籍者也至于今年代久遠地名屢易且京城改築大非昔比險要亦移故同一石頭城而晉宋以爲險要必爭之地今已置之榛

莽但知建康事者必當鑒往揆來早建壘堡練營
兵以爲萬有一虞之慮況如昔之都建康者多以
背城戰捷如桓玄篡位宋武帝起兵京口玄謂宜
收沿江二百里之兵堅壁覆舟山使彼空行二百
里而無所獲一見大軍必自退沮宋武帝患之後
以桓謙不從而敗及盧循直襲建康乘勝徑進京
師震動衆請分兵守諸津要劉裕曰賊盛我弱若
分兵戍守則人測虛寔不若聚衆石頭隨宜應赴

後果以此破賊又若休範反自尋陽晝夜取道直
逼京師上下惶駭蕭道成曰昔弄兵上流者皆因
淹緩至敗休範遠懲前失必輕師急進今應變之
術不宜遠出若偏師失律則大沮衆心宜頓兵新
亭白下堅守東府石頭以待賊賊至我請頓新亭
以當其鋒諸貴但安坐殿中不須競出我自破賊
後卒如其約若是者更僕言之不能盡也要在平
日京兵素練築戍素固故能賊至而背城一捷以

成○絕○世○之○功○豈○得○臨○難○倉○卒○而○求○援○上○流○疾○呼○淮
鎮○以○自○衛○耶○臣○故○曰○處○下○流○而○欲○控○制○上○游○則○郊
圻○之○守○禦○不○得○不○密○也○且○無○暇○博○及○異○代○事○卽○如
我○祖○往○轍○昭○昭○寔○錄○爲○子○孫○者○可○攷○也○方○宜○聽○吳○諫
太○祖○新○定○建○業○所○爲○用○者○僅○淮○西○數○郡○邑○耳○淮○東○則
無○一○日○可○安○也○一○旦○而○友○諒○陷○太○平○據○采○石○建
康○

震○動○群○議○遂○有○欲○降○欲○奔○者○惟○劉○基○張○目○不○言○密
決○取○威○定○霸○之○計○然○當○日○俟○其○深○入○而○爲○鏖○戰○之
地○者○不○過○命○李○善○長○易○江○東○橋○命○馮○勝○伏○石○灰○山
側○命○楊○璟○駐○兵○大○勝○港○命○張○虎○率○舟○師○出○龍○江○關
而○
太○祖○總○兵○于○盧○龍○巴○耳○
文○皇○帝○靖○難○之○兵○南○下○遜○國○君○臣○諸○爲○淮○甸○計○者○極
周○而○無○一○人○及○近○郊○戍○守○者○一○旦○北○兵○從○浦○子○口

此字人字皆不在此
此字爲此

渡江而群臣錯愕。僅僅命諸王分守京門。遂以覆
敗去。

太祖之時未遠。而戰守無策。遂至如此者。詳于外而
忽于本。厚于表而薄于裏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
元龜。故臣願今當事者無徒竭謀于淮上。荆襄而
懈防于根本重地。則儀真和州安慶之為外三輔
曷可緩也。而太平池州鎮江之為內三輔。又曷可
少也。蓋恃外援而忽內地。固不可以護倉卒。若專

宏光之所置一
淮地此後秀
於集鶴之四鎮
而根原之地未防
幸已居守者
故也 生法并加

遠項之論孰謂
書之見為帝上
宜讀此法

聚兵內地。而無左右前後角翼之勢。亦孤重而不
可用。斟酌其間。惟輔郡之設。為急。而宋呂祉整飭
建康。又以龍安一鎮。雖名不見晉宋諸書。然與宣
化鎮分江為界。自宣化至盤城竹墩。上下瓦梁。乃
泗州之間道。斥埃不可不嚴。今不知屬何地。而我
明朱國禎。又以浦口為要衝。

洪武初。曾置五衛貯粟二十萬。扼江為守。與金陵為
唇齒之勢。今城且半夷于江。大失。

祖宗設險守固之初意此猶無事時之言也今風雨

急矣當路者尚不阜為牖戶之計耶

此與金匱

之說

不共書

第一卷終

洋外高南

謀於淮泗

不共書 第二卷

崇禎甲申六月浙西草莽臣計 東著

兩淮門戶論

孫子曰先處戰地而待敵者逸後處戰地而待敵者勞劉季裴曰守淮之難莫難于謝玄又莫難于楊行密以肥水之役謝玄八千之衆破苻堅九十萬之師清口之役楊行密三萬之卒當朱溫三州之衆衆寡殊絕而卒以勝者扼淮以拒敵而不延

東字當是宗字
之誤不以此目之
為句

敵以入淮此孫子所云先處戰地也今盡天下而
知江淮表裏之勢也盡人而知立國于南當守江
以為門戶守淮以為藩籬也不知藩籬之說創自
南宋諸人南東定鼎臨安與淮隔千餘里故云守
淮以為藩籬今既濱江而都之則直守江以為堂
與守淮以為門戶耳然但知守淮以為門戶而不
知守三口以為兩淮之門戶者是不知守淮也但
知守三口以為兩淮之門戶而不知北守徐泗西

守睢陽以為三口之門戶者又不知守三口者也
自江至淮五百五十里淮源自桐柏入海又二千
餘里如古以斬黃屬淮西則其中郡縣名城凡五
十六一處不守則一處受敵若一一壑而守之分
兵而據之則陳亮所云勢分力弱適以成胡馬長
驅之勢耳是在身任兩淮之責者才大則疎之以
待敵之來才小則密之以拒敵之至必須先度其
才能疎則疎之不能疎則密之而苟有似密寔疎

六
卷二
二

不知用疎爲密者。是又不知守淮者也。何謂用疎
爲密。韓世忠頓兵八萬于山陽。如老羆之當道。而
淮南賴以安寢。此知已之足以制敵也。司馬昭之
拒諸葛恪。命諸將高壘合肥。不肯聽群議爲水口
之戍。此知彼之必併兵于城下。而不暇爲淮泗之
計也。是皆內度其才。外量其勢。有以制敵之死命。
故斷然疎之。而不疑。惟疎故其用氣也專。而決勝
也逸。何謂密。如張浚都督江淮軍事。以魏勝守海

州。以陳敏守泗州。以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聚
水軍于淮陰。聚馬軍于壽春。以太飭兩淮。守備是
也。何謂似密寔疎。遜國之末。諸臣亦知命梅殷屯
重兵于淮安。命徐安固樓櫓于鳳陽。命崇剛王彬
等死守揚州矣。何爲使
文皇帝一旦得徑渡泗州。從間道破盱眙。出六合。至
儀真。而梅殷之聞變。乃在金川。旣入之後。是則以
一處不密。而喪全淮。所謂似密而疎者也。以疎制

敵者上將也。以密防敵者次將也。以不疎不密而延敵者下愚之將也。下將不足言。上將不可學。斟酌其間。寧密無疎。寧拙無巧。然今老生孰不曰淮東以楚泗廣陵爲之表。則京口秣陵得以遮蔽。淮西以廬壽歷陽爲之表。則建康姑熟得以襟帶。又孰不曰金陵外庭之勢。東固淮安泗州。自丹陽而揚州而淮安而海州。乃全淮之右臂。西固鳳陽壽州。自采石而和州而鳳陽而壽州。乃全淮之左臂。

然問紛紛言者。亦知兩淮輕重之分乎。亦知兩淮險易之異乎。亦知今日兩淮簡劇之情乎。亦知今日兩淮進退攻取之道爲異于前代乎。爲不異于前代乎。此臣之所以不敢自忘其陋而欲一言以臆斷之也。鳳陽之至金陵也。三百三十里。而揚州之至金陵也。亦三百三十里。廬州之至金陵也。五百一十里。而淮安之至金陵也。亦五百里。此稽之統志而瞭然者也。脫一旦狡寇窺燕。以一軍出青

徐○犯○淮○安○一○軍○出○開○歸○犯○廬○壽○其○爲○京○師○之○震○驚○
一○耳○然○廬○壽○之○師○卽○使○大○不○幸○而○遂○至○和○州○橫○江○
竟○渡○猶○可○扼○采○石○之○險○而○拒○之○莊○鐵○之○語○侯○景○曰○
若○使○朝○廷○以○羸○卒○千○人○直○據○采○石○大○王○雖○有○精○兵○
百○萬○無○所○用○之○而○羊○侃○陳○昕○亦○稱○采○石○急○須○重○兵○
是○寇○之○從○淮○西○來○者○猶○有○可○拒○也○若○淮○之○寇○忽○爾○
飲○馬○江○干○直○至○瓜○步○則○一○水○之○隔○卽○建○康○石○頭○矣○
京○口○雖○有○大○兵○以○爲○後○援○寧○若○采○石○之○險○甲○于○東○

南○耶○且○趙○鼎○之○言○曰○楚○州○當○虜○衝○所○以○蔽○兩○淮○不○
守○楚○州○而○分○守○廬○揚○猶○擊○蛇○而○未○得○其○首○也○趙○范○
之○言○曰○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夫○
以○統○淮○屬○揚○以○蔽○淮○屬○楚○則○兩○淮○之○形○勢○斷○斷○有○
所○偏○重○矣○而○以○臣○觀○當○事○者○之○論○則○均○重○耳○均○重○
亦○意○歸○于○至○密○然○臣○恐○其○重○廬○鳳○而○忽○采○石○也○夫○
采○石○固○自○淮○西○而○來○者○之○一○扼○又○自○尋○陽○武○昌○而○
來○者○之○一○扼○也○是○一○險○而○二○扼○不○可○不○重○爲○之○謀○

也。臣故曰兩淮之輕重當分也。章俊卿曰淮東盡水寨。淮西盡山寨。淮東下澤之地。凡爾大渚小洲。沙嶼石磧。人所不見之處。皆水寨也。自謝楊石鏡老鶴新開諸湖。凡四十處。若使虜一入淮東。則淮東三湖三百里內。蘆葦洲港之中。盡其潛兵之地。而我無以測其虛寔矣。淮西烏林之地。凡董嶺峭拔。上平下險。無路可登。無險可陟。人所難者。皆山寨也。自六安信陽舒城南巢廬江等處。爲山寨九

十有四。故張浚奏事。極論淮西地險易守。陳與義亦曰。見王德淮西圖。路幾不可方軌。是則淮東者。敵入之。而卽得恃水之勢。以制我淮西者。彼雖入之。而吾猶得恃山之險。以制敵。況壽春馬軍。一以當十。淮陰水師。一以當一。又勢之從來者。臣故曰。兩淮之險。易當別也。賊之自山東而來者。必須渡自清口。賊之自河南而來者。或自渦口渡。或自潁口渡。是淮東所當備之口。一而淮西當備之口。

二也。然見諸全史及方輿所載，僅推清口渦口之險，而循河入潁，循潁入淮之道，寥寥不多見焉。是兩淮之口，當備者各一耳。然宋人于江淮設制置使，外復爲設沿海制置使于淮東者，以逆豫于京東，造冊常爲航海入淮之計。而逆亮亦謂夜半過海州，未明抵金陵也。故于通州料角壽州石港之備，獨急爲設制置使以總之。而東晉初立石季龍亦謀出海道口，直趨建康于青州造船數百艘，朝

議以蔡謨屯土山江乘禦之。且我明鄭曉亦云：通州與常熟縣相對三十里，海門與崇明縣相對十八里，且近者靖江沙漲直達泰興，非復馬馱故形。是嘗與楊止分江陰一片沙面，則淮西專以防渦爲急，而淮東濱海之備更當在三口之外。萬一將來之賊有如石虎之造船青州，金亮之謀出海州者，則是兩淮倉卒之警，尚有可禦。而自海入江，頃刻萬里，不信宿而直搗腹心，而淮

東○之○師○安○得○不○多○淮○東○之○將○安○得○不○偏○重○乎○臣○故
曰○兩○淮○之○簡○劇○宜○明○也○而○臣○更○有○大○進○者○江○淮○河
漢○天○之○所○以○形○勢○天○下○塹○限○南○北○也○而○推○天○置○塹
之○心○于○東○南○獨○厚○何○哉○中○原○所○恃○以○險○者○一○萬○里
黃○河○耳○而○東○南○旣○授○以○萬○里○長○江○之○勝○而○又○東○則
有○二○千○里○之○長○淮○自○皖○水○而○入○會○于○江○西○則○有○千
餘○里○之○漢○水○自○大○別○而○入○會○于○江○傑○然○若○爲○江○之
左○右○輔○者○故○江○之○勢○不○在○江○而○在○淮○漢○自○古○立○國

于○南○不○知○東○重○淮○而○重○淮○陰○之○守○西○重○漢○而○重○襄
陽○之○守○者○雖○得○江○而○不○爲○用○其○說○甚○似○而○臣○以○爲
尚○得○半○者○以○其○但○知○淮○漢○之○爲○江○輔○而○不○知○河○之
亦○可○爲○江○輔○也○河○亦○天○之○所○以○塹○南○北○也○古○今○守
淮○而○欲○先○守○三○口○不○過○以○其○淮○河○相○接○之○處○故○急
思○所○以○備○之○夫○備○之○孰○若○卽○因○而○用○之○何○謂○用○之
設○若○以○重○兵○屯○徐○州○扼○河○以○爲○守○是○清○口○在○徐○州
之○腹○矣○設○若○以○重○兵○屯○歸○德○亦○扼○河○以○爲○險○做○古

張巡守睢陽以保障江淮之遺意則渦潁之口又在歸德之腹矣則是扼淮者不若扼河用淮者不若用河也況臣稽之統志亦云歸德形勝爲天下要衝徐州形勝爲南北咽喉設今日復有臧質張巡之徒授以重兵資以厚餉使之死守兩城賊又安能截河而入淮以爲金陵震隣之患也哉是則取天之四瀆悉爲我之形勢東南安得不高枕而臥哉而今但見備淮者之紛紛未見扼河之建策

是但知江爲建康第一限淮爲建康第二限而未知河之爲建康第三限也故臣常讀晉史而至大興之際未嘗不嘆息流涕于祖逖也設時無祖逖其人者於瑯邪立國之初卽慷慨請兵而北始而進屯淮陰旣而進屯雍丘旣而進屯封丘收復河南以爲江淮之勢則石勒何畏乎晉何愛乎晉豈懼復遭大雨積月之苦而不揮戈南下哉嗚呼今強寇雖未盡殄虜騎又復縱橫然汝寧歸德之間

其後高傑此也
國可南指為悍鎮
謀殺不以此力

未○有○強○敵○如○石○勒○也○其○地○襟○帶○長○淮○控○扼○潁○蔡○為○
東○南○之○庭○牖○今○忠○臣○孝○子○之○中○有○如○祖○逖○其○人○者○
以○羸○兵○二○千○持○千○人○廩○布○二○千○疋○鑄○冶○擊○楸○而○北○
上○者○乎○嗚○呼○國○勢○既○移○而○南○將○來○中○原○之○寇○難○正○
未○可○定○幸○今○未○定○之○時○早○為○淮○北○河○南○之○計○以○重○
固○東○南○之○險○阻○無○使○人○既○據○而○進○爭○夫○祖○逖○之○收○
復○河○南○亦○乘○石○勒○未○能○并○力○南○向○之○時○耳○使○其○不○
進○師○于○大○興○而○進○師○于○太○寧○則○石○勒○之○屯○據○既○固○

將○求○為○壽○春○盱○眙○之○退○守○而○不○可○得○夫○西○晉○立○國○
之○初○其○以○卞○敦○守○徐○州○曹○嶷○守○青○州○郗○鑒○守○鄒○山○
所○以○為○山○東○之○勢○者○極○備○而○祖○逖○虎○視○中○原○所○以○
為○河○南○之○勢○者○亦○盛○故○其○後○石○勒○進○師○尚○能○退○鄒○
山○之○屯○為○合○肥○退○徐○州○之○守○為○盱○眙○退○河○南○之○守○
為○壽○春○退○山○東○河○南○之○鎮○為○兩○淮○之○鎮○使○其○立○國○
之○初○即○為○兩○淮○之○守○而○無○山○東○河○南○之○勢○則○石○勒○
一○進○師○而○守○盱○眙○者○且○退○屯○揚○儀○守○合○肥○壽○春○者○

細玩語意点師字
似較点者字為要
故此改正戩欽謹誌

趙官情在宋寧不
當且通印石以試
陶字三音三何部

且退屯滁和矣。盈盈江水何以禦之。况前代立國于南之時。中原各有強敵。如晉之有趙。宋齊梁之有魏。陳之有周。南宋之有逆。豫金人雄踞河淮之間。故不得已而為江淮之備禦。今雖吾之力未能。即有事中原。而幸強敵亦未能遂死守中原之要害。所望朝有祖逖以千人廩將二千羸卒貫之忠憤之氣。早為廓清之謀。即進未能北伐。亦退能為南障。臣請譬之。奕兩奕相對。而各營其地。或營其

邊。或營其腹。邊腹之間。布置定矣。各揆所得。必其先人者也。未有後人而能爭者也。若後人而爭得者。必敵手之下于我耳。而其不能先人以爭要害者。其奕之不若人可知矣。先後之間。而國勢之強弱已定。臣故曰。今日兩淮進退攻守之道。異于前代。與不異于前代。當明也。約寔言之。今之為兩淮謀者。奈何。曰。淮東則屯重兵于淮安。淮西則屯重兵于鳳陽。以為兩淮宅中。馭外之本。而淮東犄角。

下
卷二
十一

不共書
卷二
之勢當首在盱眙。次在泗州。蓋盱眙泗州在宋以前皆屬淮東。臣故取其形勢之便者言之。淮西犄角之勢。首在壽州。次在合肥。俱宜分兵固守。以爲淮鳳唇齒。此兩淮之中勢也。渡淮安之清口而北上。則當勵徐州勁悍之士氣。堅守巖城。以當南北之衝。而出輕師獵青兗之境。以壯徐州之勢。渡鳳壽之渦口而西向。則當固陳蔡之守。而出遊兵于汴洛。以見不忘中原之志。此兩淮之外勢也。以南

向言。則淮東當屯精卒于揚州。淮西當屯精卒于和州。而揚州之支鎮在儀真。和州之支鎮在滁陽。各宜選兵鎮之。以壯金陵之左右輔。此守淮之內勢也。三勢既定。江東固而兩淮亦固矣。

不僅守淮漢而守河海勢既取注亦得非徒為紙上
空談者至于近日之守淮与前論自異尤徵明鑒

不共書 第二卷終

不共書

不共書

不共書

第三卷

崇禎甲申六月浙西草莽臣計澠東著

全楚要害論

長江萬里其源之發于蜀者不具論論其出蜀之後其流有三曰荆州上流之重鎮也曰武昌曰九江中流之重鎮也曰建康曰京口下流之重鎮也而襄陽之屏蔽荆州蕪黃之屏蔽武昌九江亦猶揚儀廬和之屏蔽建康也而上流中流之唇齒建

康亦猶淮東西之唇齒建康也。臣蓋常熟稽古事見西北之欲滅東南者其出師之道不越淮荆二路如晉之滅吳雖六道並進隋之滅陳雖九道並進元之滅宋雖五道並進而要其大槩未有踰兩淮荆襄而他向者兩淮守鎮之距金陵多不過五百里少不過三百里荆襄之距金陵一則二千一百七十餘里一則三千七百里遠近懸絕險阻亦殊故敵之自淮而來者彼則無所不攻我則無所

不守尺尺寸寸爲禦至難爲患最迫而敵之自荆襄來者我遠則鑱絕樊夏近則立柵溢浦又近則固守梁山似爲守差易而爲患差緩然晉之舉吳其徑趨石頭者必王濬之順流武昌元之舉宋其先入臨安者必呂文煥之先驅入鄂而王佑之出涂中劉整之出淮南多不若是捷者僅一隋之滅陳廬州和州兩總管先入金陵而楊素之師後至亦以陳宣帝時先失淮南故使韓賀竟截江而渡

無取淮之勞而楊素不能及是則師之自淮甸而
來者似近而寔難師之自荆楚而下者似遠而寔
易敵之所近吾爲術以遠之其說已見于兩淮矣
敵之所易吾爲術以難之難之之術不出乎昔人
險要必爭之地所云九江武昌江陵襄陽者然推
昔人所以重此四郡之說則非臣之所以重也故
昔人以四郡爲必爭而臣以爲四郡之不必皆爭
而必爭亦不盡于四郡也昔人以爲豫章西江與

鄱陽之浸浩漭吞納而滙于湓口則九江爲之都
會沅湘合衆水之波而輸之江則武昌爲之都會
江水源于岷山下夔峽而抵荆楚則江陵爲之都
會嶓漢導漾東流爲漢漢沔之上則襄陽爲之都
會此四郡之重重以爲都會似矣又謂守江陵則
可以開蜀道守襄陽則可以控川陝守武昌九江
則可以蔽全吳此四郡之重重以形勢又似矣而
臣以其未解于都會要害之所以重輕遂未明于

四郡之孰爲輕孰爲重也。蓋天下有踞一城而可
睥睨四面者。守一境而伸縮進退。左顧右視。皆可
震動天下者。有死守之而使敵必不敢越我而過
者。當天下無事。則爲八達之衢。有事則爲兵交之
衝。而我得之。則可以制敵。敵得之。則遂可以塞我
者。夫是之謂要害。顏師古所云。在我爲要在敵爲
害也。有守一城而可連絡四面者。又爲商賈之所
集。財貨之所湊。舟楫之所必由。可以都天子而會

萬國者。夫是之謂都會。非以諸水所合。遂曰都會
也。大約都會之地。以宅中。圖外爲主。則當集重兵
而高壘深池。弗輕與敵戰。而爲堅守之計。要害之
地。以扼險而護內。拓外則當選驍騎而電擊風馳。
且戰且守。以固都會之外勢。兩者似所並重。然稽
諸往冊。但見都會之命懸于要害。未見要害之命
懸于都會也。則四郡之不盡爲都會。不能皆要害。
可知。而全楚都會止一武昌。全楚要害首在襄鄖。

次在江陵。次在蕪黃。蓋襄陽者全楚之腰腹。蕪黃者全楚之肘腋。人未有無首而能生者。則襄陽之形勢。一日不立。江陵未可一日而安。江陵未可一日而安。則全楚未可一日而我有也。臣敢枚舉往代之得失。一切寔言之。楚之興也。以其滅鄖子之國。而有襄陽。滅夔子之國。而有夷陵。故並秦而爲二虎。及其亡也。北獻上庸。于秦。使秦得開武關而南下。西失夷陵。于秦。使秦

得浮岷江而東下。而楚郢全震矣。劉表之初踞荊州。蒯越亦勸其北據襄陽。南據江陵。其餘荊州八郡。傳檄而定。及劉琮之舉襄陽而降操。操乘勝順流南下。大敗于江夏而歸也。宜計不返。顧乃尚命曹仁死守江陵。樂進死守襄陽。則操之於荆楚。雖當極敗而不忘。後圖所以爲守者。極密。後竭瑜亮之力。止得江陵夷陵。而襄陽不可復覲。故吳蜀終不能越此而侵魏。魏之所以制吳蜀之命者。襄陽

也。則操之才。其于天下形勝。攬之確握之固。後雖
瑜亮羽蒙。竭智力以爭之。不得也。至于晉之謀吳。
則命羊祜鎮襄陽。及其滅吳。又命賈充仗節出襄
陽。爲諸軍節度。而東晉以荆楚爲西門。得以保此
西門者。始有桓宣守襄陽。洎有桓溫鎮襄陽也。而
桓溫之師。得東至灞上。修洛陽諸陵。柳元景之師。
得直據潼關。而戰于陝下。南國之立威于北者。惟
此二舉。而非藉襄陽之形勢。師可以進乎。苻堅窺

晉之初。亦知命重兵陷襄陽。執朱序矣。以此浮漢
入江。桓冲將求死。不得。乃徒引軍而歸。則其失策
已甚。固不俟淝水喪師。而後知其亡也。後蕭衍之
南篡。起兵襄陽。隋之滅陳。唐之滅蕭銑。皆出師襄
陽。至于南宋初立。趙鼎張浚輩所疾呼。以圖固守
者。惟曰襄陽襟喉地也。一時中興諸將。稱開擴功
者。岳飛第一。則以命飛之鎮襄陽。原授以進取中
原之勢。四戰之地。及滅金之後。孟珙收復襄陽。呂

文煥繼之。當時元之侵宋，誓必破襄城而後南下。至攻之五年不克，而不去，亦以必破此南下。然後無內顧憂也。而劉整策之，亦曰攻宋方略，直先從事襄陽。旣已破襄，則阿里海涯以爲漢水上流，已爲我有，順流下驅，宋必可滅。自是果破鄂，破郢，無不應手，猝斃。雖言者紛紛曰：鎖漢口岸，曰城荆門，州而元人破襄，竟從郢鄂直下，置江陵于後，而不顧矣。合觀乎數朝之往轍如此，而謂襄陽不扼全

楚之命，臣不敢信也。但自秦漢以來，迄于我明成化之十二年，鄖陽之地，分析沿革之故，不一而或隸秦，或隸蜀，或隸楚，或屬治于襄陽，其大較也。土地旣分，形險亦夷。故昔言楚勢要者，僅首推襄陽，而無一語及鄖。自原傑討平劉千斤後，合秦蜀梁楚四撫，臣熟議割四郡交錯之地，爲立鄖陽郡，設撫治行臺，遂傑然爲天下重鎮。其詳見于王世貞之記者，可謂錯置盡善，而鄖陽之治，東至襄陽，西

至陝西南至四川北至河南可以左右前後顧而跳盪天下未有以一郡而當四省之交者有之自鄖陽始苟戰守之勢屹立而不可犯則襄陽反恃以爲外蔽不僅爲唇齒之勢矣漢昭烈之取漢中也始亦有上庸名古鄖乃不命重臣重兵守之而屬之劉封孟達兩孺子及關羽之進攻襄陽移文命劉孟出師夾攻可謂得筭而孟以宿恚故阻兵不進使時有重臣提重兵出上庸而攻其右則襄陽

豈能勝此兩面之敵耶及達舉上庸降魏諸葛亮百計取之而先爲司馬懿所躡則自蜀入秦之路舍祁山無由而蔣琬代相出征亦欲集舟師溯漢水取魏興上庸地固亦入秦一道而無如襄陽之襲其後也是蜀之不得志于關中也由失鄖陽故也今當事者而但欲爲保守荆揚之計其勢其理固不可失鄖襄而一日居若苟有討賊北伐之志僅如晉庾亮宋張浚其人則所以爲襄鄖計者尤

當以全副精神策之。而何其泄泄于此也。總之全楚幅員之廣。幾半天下。爲郡一十有五。六在江北。九在江南。而江北六郡。自襄鄖之外。惟德安稍緩。若承天之介于荆襄。黃州之介于淮楚。其形勢亦不亞襄鄖。若荆州濱江北。而控制江南。尤全楚之門戶。則楚郡之在江北者。無一不當嚴守。而在江南之九郡。雖最著者武昌。若漢陽岳州。皆仰安危于江北耳。今襄鄖險要之說已悉于前。而承天黃

州荆州所以重之故。則臣請再陳其形勢。羊祜之

伐吳也。先侵吳之石城。以奪吳人之資。蕭衍之起

兵襄陽。張弘策說蕭懿早圖郢州。今承天名曰郢州控

帶荆襄。西注漢沔。而蕭衍亦謂必先拔郢州。然後

席卷沿流。南宋呂祉條議中興亦以郢州逼邇江

陵。西抵襄陽。又僅百里。脫若經緯。漢江之間。必當

以郢城爲重。及元之圍郢。張世傑死守不克。伯顏

欲舍而南下。諸將以郢城我之喉嚨。不取必爲歸

陵寢重地而已。黃州之重于全楚，不過謂其可爲武昌之援，而所屬蘄州則又可爲九江之蔽也。而亦知齊桓討楚之先，必先結盟黃人之故乎？齊桓之于楚，未常一日忘之也。而其爲霸之久，自魯莊之十三年迄魯僖之三十八年以內，未常一加兵于楚。則以楚之國西起鄖襄東盡淮壽，中據唐鄧數千里內，乘險而守，無間可入，僅一蔡爲入楚必由

之路。而蔡亦死心爲楚守。惟黃人居楚肘腋之間，陽奉之而不爲用，遂不憚一盟于貫，再盟於陽穀，以結之。齊黃之交固，而楚內外皆敵矣。一旦潰蔡，伐楚楚豈不能與齊抗乎？其遂來盟者，畏黃人導齊而襲其郢也。是黃之係于楚，非小也。況今又介在淮楚之交耶？夫今東南形勢，臣私憂其不立者，以東南數省之聲勢不相呼吸，而數省之形要不相連絡也。今欲連絡數省之形要，莫若鄖陽欲呼

吸淮楚江右之聲勢莫若斬黃且斬黃北至江南
僅四百里得重兵而守之不但可爲九江武昌之
蔽且與襄陽並控中原若五關虎頭關黃土關木
陵關白沙關大城
關一堡陽邏之險北跨汝南南衛江鄂惟所用之
宋李皇之疏可徵也晉陶侃之不肯渡江北而取
邾城古黃州名者以石勒相逼至近恐一舉而櫻其鋒
故但堅守武昌憑江爲阻然亦甚單露矣今中原
勁敵未有如石勒者奈何不及此時早固其守遂

使淮楚中隔武昌齒寒耶此黃州要害之當講也
若江陵宿爲重鎮昔人無不言之臣又何必言之
但今者蜀幸未失則江陵兵勢惟以通連蜀勢領
制下流爲重若巴蜀少有不測則歸施之間盡屬
要害陸遜所云西陵建平國之門戶失之則全吳
震動非僅荆州可憂夫敵之犯楚不過兩道一由
夔峽而出一由襄漢而下由夔峽而出者不得江
陵則不可以窺楚繇襄陽而下者以一兵牽挈江

陵便以大兵浮漢至鄂。此元滅宋故事。然伯顏破鄂東下。必留阿里海涯以四萬人守之。且命其規取江陵及其旣得。元主喜謂荆南旣定。吾東兵始無後患。若前者朕常憂之。則江陵不但控蔽楚郢。而護全吳矣。夫曹操之至江陵。距武昌尚千有餘里。張昭輩亦一時之傑。何至遂欲以全吳迎操。亦以吳之所恃以固者。長江而操得江陵。則長江之險與我共之。以重兵順流而下。不可或遏也。及旣

破操而有江陵。魯肅必欲以昭烈鎮之。呂蒙必不欲關羽取之。雖前後異用。皆爲吳計耳。是江陵形勢之急。所以同承天黃州而並亞于鄖襄也。約言之。全楚都會旣推武昌。則當以武昌爲言。而武昌之左。蔽爲黃州。右蔽爲荊州。襄鄖似不相及。然守荊黃。戰在襄。鄖則武昌安。而建康亦安。戰在荆黃。守在武昌。則武昌危。而建康亦危。此楚吳形勢之大略。攷古証今。寔原本之說也。則昔人論上流

險要必爭之地。以爲不出九江武昌襄陽江陵者。自臣觀之。惟襄鄖爲必爭。蘄黃江陵承天爲必守。而九江武昌直可緩。弗論。然或如晉王述之議。武昌寔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捍禦上流。兼可駿奔。緩急與建康爲臂指。而蕭頤又以尋陽古九地居中。流密邇畿甸。若留屯湓口。內藩朝廷。外爲四方聲援。亦要地也。則兩郡亦當屯兵一二萬。以爲宅中勁後之勢。若襄鄖之間。非有二十萬之師。如古岳

飛孟琪者。統之以堅守兩城。恐不能濟。蓋制人之制。于人所爭。在尺寸之間。我能保襄鄖。則南陽歸德金州漢中皆我進戰掃蕩之地。敵且備。我不暇。若我不能保襄鄖。則荊州武昌無日得安。而京師時有震動。制人與制于人。禦寇之與蕩寇也。其機安可不辨哉。嗚呼。臣常讀史。至晉成帝咸康之時。嘆庾亮規復中原之略。措置極當。深有合于今日。安可以成敗論英雄也。已則坐鎮武昌而表

桓宣為司州刺史鎮襄陽表其弟庾悅為梁州刺
史鎮魏興古鄖縣名又表其弟翼為南郡太守鎮江陵
又命樊峻帥精兵萬人守邾城而已又欲以精兵
十萬移鎮石城羅布漢沔為諸軍應援其於全楚
形勢控扼可謂包括無漏使天假之年而養銳出
師安知其不為劉裕之滅秦桓溫之取蜀也今當
事者之規畫則奈何上之開拓中原下之堅守楚
豫保衛建康未有不固鄖襄江陵承天黃州之守

而可言立國者也陸抗所云存則吳存亡則吳亡
何克所云國之西門得人則中原可定失人則社
稷可憂今其人果如何當事者亦讀此而心脇為
之動否

論既竭切文亦疎宕美年弱歲能洋濶對象
言人或謂少精八股取名長漢諸書而為
名揚人跡棄此二者他人或能之者

未敢信也

不共書 第三卷終於天不形勢古今失昏明若觀大瞭如指
掌此寸定可以斗石計耶

不共書

不共書... 崇禎甲申六月浙西草莽臣計... 東著

不共書 第四卷

崇禎甲申六月浙西草莽臣計 東著

巴蜀要害論

成都之距建康也七千二百二十餘里。中有荆歸以塞之。有楚豫以間之。緩急不為用。聲勢不相屬。似非保東南者之所急也。然何以昔大儒之言。必曰坐制吳楚。通巴蜀而踞襄陽。然後為英雄之資。而帝王之業耶。推其故。大約以江也。河也。東北之

不其書
所恃以制勝也。而川也。陝也。踞江河之上游。其勢
又足以握南北之輕重也。是以秦惠滅蜀而秦始
并楚。鄧艾平蜀而羊祜謀吳。周文得蜀而隋文帝
陳宋。乾德中取蜀而開寶中定荆唐。往轍可數。非
失蜀之必不可保吳。而吳楚蜀寔相爲首尾。脊蜀
失則楚寒。楚寒則吳震。猶首去而脊尾之不得立。
無愚智皆知之。則今日而急謀固蜀。猶之急謀備
淮。臣請畢其說。先究往古所以取蜀之道。與蜀所

以失蜀之故。然後言今日所當備禦。與所當必爭
之處可乎。自有天地以來。有事于蜀而滅之者。凡
十有二。坐而據之者不與也。秦使司馬錯滅蜀。爲
謀楚也。是蜀見中國之始。厥後漢光武命吳漢輩
平蜀。復漢土也。漢昭烈及諸葛亮取蜀。延漢祚也。
晉武帝命鍾會鄧艾取蜀。欲滅吳故先滅蜀也。晉
桓溫自請滅蜀。殺李勢也。劉裕命朱齡石輩取蜀。
平譙縱也。西魏命尉遲迥取蜀。乘梁亂也。唐顯宗

命高崇文平蜀。討劉闢也。唐莊宗命紹琛輩定蜀。滅王氏也。趙太祖命王全斌曹彬輩定蜀。滅孟氏也。蒙古命濶端輩取蜀。始圖宋也。我太祖高皇帝命傅友德湯和輩之定蜀。大一統也。當蜀之危而能自保者。古今以來。三人而已。曰諸葛亮。曰劉子羽。曰吳玠。其滅蜀進師之途不一。而保蜀設險之處亦不一。漢昭烈之入蜀也。身自江州。北繇墊江水。詣涪。後諸葛亮之來助也。帥師自江

陵。泝流克巴東。至巴郡。則師從夔州進者也。晉鍾會之入蜀也。以十萬餘衆。分從斜谷。駱谷。子午谷。是師出漢中也。鄧艾繇陰平。至馬閣山。鑿道至江油。則師從今龍州進也。是西北兩路竝出者也。漢光武命吳漢以荊州戰艦。會岑彭于荆門。後彭長驅入江關。直指墊江。則亦東繇夔州進者也。晉桓溫自江陵入蜀。與督堅戰于笮橋。則亦繇夔州進也。劉裕始命毛修之入蜀。不利而退還白帝。又遣

劉敬宣入峽。出外水。繇墊江。轉戰而前。又不利。而敗于黃虎。則亦進師夔州也。後命諸軍至白帝。然後發函分師。一從外水取成都。一從中水取廣漢。一從內外水向黃虎。則雖師有三道。莫不繇夔州。發者也。西魏尉遲迥以六軍出大散關。至劔閣。則繇漢中保寧進者也。唐憲宗命高崇文出斜谷。李元奕出駱谷。崇文軍至興元。命嚴礪拔劔州。則亦北繇漢中進者也。唐莊宗命李紹琛郭崇韜伐蜀。

紹琛倍道趨鳳州。郭崇韜入散關。而誓師。又命高季興自取夔忠萬三州。則東北兩道夾進之始者也。趙太祖命王全斌曹彬分道伐蜀。全斌出鳳州。光義出歸州。而全斌未至漢源。劔門先破。彬至鑿江。峽州悉定。則亦夔州漢中東北兩道齊進者也。蒙古之侵蜀也。命汪德臣旣城沔州。又城利州。且耕且戰。宋史謂自是而蜀土不可復。則亦北從漢中一道者也。獨我

太祖按前人之事而出之以奇謀。命湯和率廖永忠、楊璟、輩、繇、瞿塘以舟師趨重慶。命傅友德率汪興祖、繇、秦、隴以步騎趨成都。而密諭友德直搗階文。引兵趨陳倉。是亦東出夔州北出漢中。兩道並進也。兩道竝進。水陸齊舉。皆有天險可扼。若水險之有峽口。陸險之有劔門。皆足以困英雄而窮智力。但觀自來。出步騎于漢中。與進舟師于夔州者。往往陸師先至。而水師後至。如湯和之不及友德。曹

彬之不及全斌。非慢師也。從漢中陰平。今文縣境而入蜀者。有三谷四道。處處可以進師。在率師者。隨時而爲之。機宜自歸。州而入夔州者。非峽口不得過也。何謂三谷。西南曰褒谷。正南曰駱谷。從洋入東南曰斜谷。從郿入。其所從皆殊。阿仲默以舊志謂首尾一谷者。誤也。何謂四道。從成和出。階文者爲陰平道。從黨谷出者爲故道。從褒鳳出者爲今連雲塹道。從城固洋縣出者爲斜谷道。此四道三

谷者莫不包于漢中。惟陰平一道，今獨治于龍州。故漢楊洪之言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是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危哉！是言歷數十世以來，確不可易。而章潢亦曰：以巴蜀爲要害，以漢中爲門戶，則巴蜀之險可得而有，至于今日，則念此而可頭白者也。闖逆之于蜀也，其心未嘗一日而忘之也。而其蟠據于三秦者，已固夫秦蜀之蔽也。自唐迄元，漢中階文皆隸治于蜀，而我明

不在此

獨使之隸治于秦。今秦之地皆闖有也。則漢中亦闖出師之便途也。脫倣古四道三谷之迹，同日並進一劔門之險，果足以橫截之乎？獻逆之于蜀也，尤未嘗一日而忘之也。其數窺蜀而不得入者，非真瞿塘天塹足以制之也。設若連謀闖逆，倣古東北兩道並進之法，一蜀撫臣其能支此兩面乎？而臣以爲守夔拒獻之策尚易，而守保寧龍州之劔門棧閣以爲拒闖之策者至難也。臣以爲守劔門

棧閣之險尚易。而保蜀萬全之策。乃在恢復漢中。鳳翔爲極難耳。然不縱觀乎往古之事。不能知其說之急也。考之隋書。則曰南鄭要險。成都之喉。嗑考之唐元和志。則曰漢中爲巴蜀捍蔽。故劉備得漢中。曰雖十曹操來。無能爲也。考之安康志。則曰東接襄沔。南通巴達。西連梁洋。北控商虢。考古洋州志。則曰漢中要地有三。若褒谷。斜谷。子午谷。南宋于駱谷置石佛堡。於子午谷置陽嶺寨。西域置

沿門寨。分水寨。皆備秦保蜀之要地。再考其所屬之元城縣。有箕山焉。則諸葛亮命趙雲鄧芝據此以拒魏者也。有漢陽關焉。則昭烈所破夏侯淵處也。有斜谷焉。則曹操出軍遮要以臨漢中。而諸葛亮繇斜谷取郿之道也。所屬之洋縣。有興勢山焉。則諸葛亮命王平據此以拒曹爽者也。有赤阪焉。則司馬懿伐蜀而諸葛待之之處也。有儻谷。則唐德僖兩宗入蜀之道也。其餘則古洋州志中所見

也。再考其所屬沔縣。有鐵山。則宋姚仲于此置寨。以拒金人者。有定軍山。則漢命黃忠于此斬魏夏侯淵。劉子羽命吳玠固守者。有土門隘。則元顯繇此取蜀者。再考其所屬金州略陽西鄉鳳縣諸縣。有殺金嶺。則宋吳玠築壘以拒金人者。有魏山。則吉挹爲壘以拒苻秦者。有仙人關。路分左右。一自成都經天水出皂郊抵秦州爲左出路。一自兩黨趨鳳翔爲右出路。則吳玠吳璘楊政等所死戰以

守者。有饒風關。亦吳玠所以拒金人。而金人繇間道出祖溪關。登高以瞰饒風。而玠衆潰者。往迹歷歷。無一非蜀人之所以保蜀。而皆在于漢中。然外之尚有鳳翔寶雞之和昌原。亦吳玠血戰處。石鼻寨。亦諸葛亮堅守處。益門城。亦元末李思齊築壘處。陳倉城。亦諸葛亮相出師處。方山原。亦宋楊政積軍儲以爲恢陝處。夫鳳翔又在漢中之北。六百里。而昔賢之保蜀者。尚或戰于此。吳玠所云我守鳳

不○去○書
翔○金○必○不○敢○越○我○而○進○是○卽○所○以○保○蜀○也○又○何○必
退○保○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是○則○死○守○漢○中○以○固
蜀○者○較○死○守○鳳○翔○又○屬○第○二○着○矣○而○今○則○并○昔○人
之○第○二○着○而○亦○不○爲○之○計○耶○固○守○興○州○而○外○繫○關
中○之○人○望○內○安○全○蜀○之○人○心○劉○子○羽○之○言○非○今○日
救○時○要○道○乎○今○縱○不○能○如○子○羽○吳○玠○之○聚○兵○扼○險
于○鳳○翔○以○斷○敵○來○路○亦○當○如○諸○葛○亮○之○堅○守○漢○中
與○勢○以○固○蜀○口○夫○漢○中○之○三○谷○四○道○我○得○之○卽○所

以○出○師○攻○秦○使○三○輔○震○驚○秦○得○之○卽○所○以○出○師○攻
蜀○使○兩○川○危○動○况○我○得○漢○中○卽○包○三○谷○四○道○于○內
而○爲○守○甚○專○爲○力○至○逸○且○無○論○諸○葛○亮○劉○子○羽○之
才○其○經○略○必○歸○于○此○卽○以○唐○末○之○王○氏○孟○氏○欲○安
享○巴○蜀○之○資○亦○未○有○不○爲○漢○中○之○守○者○也○姜○維○之
失○策○可○鑒○諸○葛○亮○之○得○算○可○宗○一○失○一○得○利○害○了
然○萬○不○得○已○爲○退○守○保○寧○則○劍○州○之○兩○劍○山○龍○州
之○二○十○五○閣○道○卽○曰○絕○險○可○憑○無○乃○戰○于○門○庭○者

乎戰于門庭。則氣奪而蜀震。何如守漢中者之戰
于戶外耶。惟余玠經略殘破之蜀。始僅移閬中。保今
寧之治于今。蒼溪之大獲山。及兵氣稍完。則以出
師。擣興元。爲急着。蓋亦有不可已者耳。脫僅守劍
門。則大劍之徑路。頗夷。小劍險而道路亦雜。設有
深智如鄧艾者。至此未有不入者也。姜維退保劍
門。使鍾會坐困。自謂得策。而魏將已入江油矣。則
何如仍武侯漢中諸圍之守。而乃延敵入境耶。今

使闖逆謀蜀。亦如西晉我明之取蜀。或治正兵從
漢中之斜谷。駱谷。子午谷。趨保寧。或以奇兵出陰
平。趨龍州。或聲言出漢中。寔則出階文。或聲言出
階文。而寔則出漢中。或聲言兩路俱出。使我兵分
力弱。而以全軍。或出漢中。或出階文。則東西受敵。
手足惶迫。而獻逆。又或以舟師突夔。萬未知巴蜀
之所終。故言及此。而漢中之復。尤不可不力爲之
策也。然此非爲一蜀計也。爲東南之全局計也。蓋

漢中不守而全蜀危蜀危而楚震楚震而淮淮亦震前首尾脊之喻亦甚易明至于因漢中之資以爲討賊復仇之本業尤忠臣孝子所日夜在茲者已略見之邸報耶約言之則守蜀惟三策取鳳翔以壯漢中之勢以逼關輔之賊如吳玠言者爲上策守漢中以通襄沔之路以固全蜀之防如劉子羽諸葛亮之論者爲中策保拒劔棧凡間道數十處無不扼塞日夜嚴懼時如敵至而東且重白帝

之守以連荆楚憑瞿塘之險以扼獻賊爲下策斟酌其間上策太難且非今日兵力之所能及若賊不能守則我取之以爲戰衝甚幸也下策則非所以固蜀之勢且自來未有無漢中而全蜀者臣不敢爲蜀籌惟中策爲今日不易之道乃寔今日太上之策蓋漢中不僅可蔽蜀而兼可蔽楚以漢中之境東至鄖襄南至保寧戰國時秦與楚交錯而有漢中之地故兩相攻伐不見強弱自丹陽戰敗

漢中沒于秦。而後楚遂獻上庸。拔襄城。燒夷陵。一寧日矣。人僅知蜀失。則有夔州之師。順流東下。以攻江陵之患。如李靖之于蕭銑。楊素之于南陳。故事而不知失。漢中則又有襄郟震動之患。如秦于楚。故事是莫中以一郡而扼二省之命也。以臣觀今日之措置。楚與蜀。淮與楚。尚不能相為呼吸。僅僅以得保全。所治為上功。安望其為漢中之守。然而不可不言者。理也。勢也。宋章俊卿淳祐中論。

邊防曰。在昔為蜀之要害者。曰興元。曰文州。曰成州。曰金州。今則不可望矣。為今日之要害者。曰巴州。曰劔州。曰閬州。曰古渝而已。嗚呼。臣讀其言至此。未嘗不為之出涕。蓋淳祐中守蜀之境。非復紹興初守蜀之境。故為此退縮。勉守之言。亦甚無可奈何耳。而今日守蜀要害者。力能為宋紹興初之守。蜀固為萬幸。力能為宋淳祐中之守。蜀是亦足矣。不然。余玠之才。非亞于吳玠也。其勉為釣魚青。

居○雲○頂○大○獲○諸○戍○者○虜○之○蟠○據○于○漢○中○巴○固○也○臣
今○日○望○有○吳○玠○更○退○而○望○有○余○玠○也○其○庶○幾○乎○乃
見○章○俊○卿○巴○蜀○邊○中○極○言○巴○州○有○米○倉○前○瞰○漢○中
近○米○倉○南○地○名○三○會○乃○劔○閣○巴○蓬○渠○達○六○郡○之○衝
要○建○屯○于○此○可○遏○其○突○至○夔○門○而○考○古○巴○州○為○今
重○慶○重○慶○之○地○從○無○米○倉○惟○有○一○米○糧○關○而○漢○中
有○一○米○倉○山○又○遠○不○相○及○則○又○臣○之○所○不○解○者○也
是○在○任○蜀○者○鑕○鑰○之○謀○乎
不○共○書 第四卷終

小跋

兄東此書之吉成在甲申六月之二十八日時蜀
雖震隣狀無恙如故也而深憂其不可保為縱論
往古人蜀之路恐其東北並進今言皆驗矣非向
播其藁於同人今將詬為事後語矣其第三卷責
重江陵亦畏蜀之倘有不測今蜀所存者聞僅遵
永兩郡耳則荆歸之間其為保禦也將奈何矣嗚
呼向尚思倣古守蜀之法言欲恢復漢中今則欲

為孫吳之保荆歸而六未可定耶。嗚呼危矣。嘗從
兄稽史。謂凡古北人之并南者。必先得四川。猶取
河北者。必先定關中。則安得不為之虜粟也。為心
當世者。讀此第四卷書。而喟然不省。乙酉人日第
本 秉 拜手書

讀甫章先生說論痛恨。長沙劉切。如董江都。而熟於形勝。明於時勢。又於陸宣公。上注宗許策。者。宋而吾見。亦罕。台韓



